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三辑

古代小说序跋漫话

王先霈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三辑

古代小说序跋漫话

王先需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字数：6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印数：1—10,689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张小沫

ISBN 7-5382-1671-5/1·79

定价：2.50 元

内容简介

序和跋，是小说的窗口，透过这个玲珑的窗口可以窥视小说内部的奥秘。小说序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论的重要形式，它深蕴着小说艺术论的精华。本书立意于开拓序跋的矿藏，由序跋的历史讲起，直向序跋的作用、价值及其丰富的内涵开掘。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

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引子	(1)
一、小说序跋的特征与源流	(3)
序和跋的文体特点	(3)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的发展轮廓	(9)
二、小说序跋与中国古代文化	(28)
小说序跋同儒道佛各家的关系	(28)
小说序跋与科举制度	(41)
小说序跋与爱情婚姻	(44)
三、小说序跋与小说史	(50)
四、小说序跋与小说理论批评	(72)
关于小说的创作动因与社会功能	(72)
关于小说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技巧	(80)
五、小说序跋的文学欣赏价值	(99)

引 子

小说的序跋，并不是小说本身天然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某些个小说或者小说集的附加的部件，常常被许多读者所忽略。序跋同小说或者小说集的关系，有点儿像帽子、鞋子同人的身体的关系。人刚刚出世的时候，赤条条一个纯净的身驱，哪里有什么帽子、鞋子？就是此后长大成人，也不是个个都穿鞋戴帽，更不是时时刻刻在什么场合都穿鞋戴帽。比方说，热带居民，在田里劳作的农民，有很多人就是赤脚不穿鞋子；至于不戴帽子的，就更普遍、更常见了。人有头有脚，却不一定非得穿鞋戴帽不可；小说写得有头有尾，却不一定非得有序跋不可。然而，也不能说鞋子、帽子对于人就一点儿重要性也没有。且不说在炽烈的阳光下和风雪严寒中，它们对人体的保护作用，就说人的风度和仪表，也往往同它们有紧密的关联。拿到学位的博士，那顶

方帽子简直和文凭差不多重要，成为身份、价值的符号与象征，足可以让戴着的人自豪、望着的人羡慕；仪仗队员的靴子和帽子给主人平添了威风，时装模特儿的靴子和帽子给她们增加了妩媚。在研究者敏锐目光注视下，鞋帽的型式、颜色透露出隐秘的内蕴，可以从那里窥见民族的差异、贫富的悬殊、秉性的区别，甚至可以窥见个人心理的忧喜晦明，可以窥见社会风气的开放或闭塞、节俭或奢华……也就是说，研究鞋和帽，对于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可能会有一些用处。小说序跋也有类似的作用。研究小说序跋，对于了解小说，了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批评史，很有一些帮助。不仅如此，小说序跋本身还有独立的文化学术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看一本小说，不看它的序跋固然也无不可，看了，却可以获得相当的益处。整体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小说序跋，瞥一眼人们至今还很少涉及的这个领域，也许能给我们新鲜的趣味。在这本小册子里，围绕着同小说的关系以及同文化的关系的几个问题，我们来简略地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的序跋。

一、小说序跋的 特征与源流

婴儿出世不久，父母就可能给他穿戴上小鞋小帽。小说存在了很长很长时间，却还是光头裸足。远古的时候，人们劳动之余，在田地边、篝火旁，讲说亲眼所见或者辗转听来的新奇事件，这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娱乐、休息方式，也便是小说的起源。此后漫长的年代，小说只在口头流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的小说，当然谈不上什么序和跋。小说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才可能有序和跋。

序和跋的文体特点 在具体介绍小说序跋以前，需要先谈谈什么是序和跋，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它们的文体特点。序和跋，是文章的两种体式，是书籍或文章的前头或后头的独立部分。在古书中，“序”有时候又写作“叙”，“叙”和“绪”又被当作同义词。“绪”的本义是蚕茧上的

丝头，“抽丝者得绪而可引”，找到丝头就能够有条有理地抽丝纺线。序言好比是一部书的“丝头”，读了序以后比较容易把握书的脉络。

最早的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说法。宋朝人邢昺在解说“序”、“叙”、“绪”的涵义时曾经提到，“孔子作《〈书〉序》，子夏作《〈诗〉序》”，似乎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序文的源头。《书》指《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集；现在我们看到的《〈尚书〉序》，是东晋人假托古人之名写的，年代已经较晚。《诗》指《诗经》，是春秋时代编成的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有三百零五篇，每篇之前的序比较短，叫小序，点明一篇的大致意思。在第一篇《关雎》之前，除了直接讲到《关雎》的几句也属小序之外，后面部分长篇大论成为一篇完整文章，是诗大序。大序论述诗歌创作原则、基本特征和诗的写作手法和分类等重要问题，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就是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它也算是合乎规格的序文。它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不一，难以定论，估计作于西汉初年，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我国较早的序文。汉代有名的序，还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那是人们比较熟悉的。

同“序”大略相当、也放在书籍或文章前面的还有“引”，它的出现比序要晚得多。南宋著名文学家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说，苏东坡

的祖父名字叫序，孙儿不能提祖父的名字，为了避讳，给别人作序的时候便改用“叙”字；但两字音义相同，想来心里还是不安，于是又改用“引”字。我们从苏轼的文集可以看出，他确实尽量避免用“序”字，但“引”的产生并不是由他开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末尾写了“敢竭鄙诚，恭疏短引”，是说用这篇短文抒发满怀真情实感，已经把“引”和“序”通用。中唐散文大家柳宗元有一篇《〈霹雳琴赞〉引》，其中说“余作赞辞，又益以序”。可见，唐代人对序和引是不加区别的。引，有引导、带领的意思。《诗经》里描述搀扶老人的动作姿态是“以引以翼”；注诗的人解释说，“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我们读一本书、一部小说，有一个人在前面引带，不也是令人高兴的么？

“跋”作为一个词有多种含义，其中有一个义项是“足后”。古代字书《篇海类编》说，“足后为跋”；又说，“故书文字后曰跋”。放在书籍或文章后面的独立的说明文字叫跋。其实，古人写的序原先是放在全书最后面。司马迁的自序是《史记》的第一百三十篇，刘勰的自序是《文心雕龙》的第五十篇，都在书的末尾。按照后代的说法，应该叫做跋，但司马迁标明是“自序”，刘勰标明是“序志”，因为那时还没有跋这一文体。跋大约始于唐宋，先是题写在前人的书法绘画作品

上面。北宋初期的文坛领袖人物欧阳修，收集历代石刻上的这类题记，编成一本书，称为《集古录跋尾》，共有几百篇。他自己另外也写过好多篇跋语，主要也是题书画的。逐渐地，跋和序并行而独立，在书前者为序，在书后者为跋。在没有跋以前，在跋还没有通行以前，有没有同它相当的名称呢？有的。《论语》中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是乐曲的最后一章，《关雎》的结尾曲调舒缓悠扬、不绝于耳。屈原的《离骚》最后有“乱曰”，是几句篇终结语。汉代王逸注释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旨，总撮其行要也。”乱乃是对全篇的归纳概括，它由乐曲而移用到诗篇，起到跋的作用，不过还是诗的自身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单另独立。史传或者论说的每篇之后，加一段总结的文字，独立出来，叫做“赞”。班固的《汉书》在人物传记之后有赞，对人物作出总结性评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每篇之后有赞，是一个简练的提要。乱和赞，都没有被广泛运用。影响更大的是“书后”或“题后”。唐代柳宗元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开了先例。苏轼的这类文字特别多，大半叫做书后（如《书黄鲁直〈李氏传〉后》），有时叫做跋后（如《跋子由〈栖贤堂记〉后》）或题后（如《题温庭筠〈湖阴曲〉后》）。这些名称以后都被人们长期沿用。

序跋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引、书后、题后等等，作为文章体式在写作中很重要的就是注意与所序所跋的书籍或文章的关系。序跋，既是独立的，又是有依附性的，它们是由已成的文章或书籍派生出来的文章。作者在一篇文章、一部书稿写成之后，意犹未尽、情有所牵，用序跋来作一种抒发、一个交代；还有的是应作者之请，对书籍或文章作一个评价、一番推荐。自序讲说篇章为什么而写，陈述其中的要旨大略，使自己的意图了然易于被人知晓，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人之序则肯定作品的价值，有时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跋语常常是一个小结，“掇其有关大体者表章之”，“发理辞旨，总撮其要”，概括作品的主要内容，给读者加深印象。后代的人给古人的书作序跋，有很多要考证版本源流，说明自己所作的校勘工作。我们读古书，读古代小说，应该选择比较好的版本。序跋可以让我们了解一部书的各种版本及其不同价值。总之，了解序跋，必定联系到所序所跋的作品。《文心雕龙》说“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点明了序跋在指示作品核心内容和加强作品气势、余韵上的作用，抓住了序跋文体的主要特征。

序跋要谈作品，不免连带谈到作者。自序叙述写书的经过和本人的身世，他人所写的序介绍与作者的交往以及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司马迁的

《史记》自序记录了他父亲临死前要他继承修史的家学传统的叮嘱，记录了他十岁读书，二十岁游历江淮沅湘、齐鲁梁楚的幸福时光，沉痛地含蓄地提到惨遭李陵之祸的变故。从序里读者可以了解他一生的概况。唐代文学家韩愈死后，他的学生李汉收集他一生的著作编为《昌黎先生集》，在序文中扼要介绍了韩愈幼年父母亡故而由兄嫂抚养及以后读书作文的经历。这样，序跋就常能保存重要的文学史材料。在中国古代，小说和它的作者很受轻视，有关小说作者、小说版本的材料尤其可贵。这也是我们珍视小说序跋的一个原因。

序跋同所序所跋的书籍文章联系，倒也并不一定完全局限于此。借一个话头，推演开去，表达序跋作者自己的文学见解、人生体验，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的序跋独立性更强，有一些成为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

序跋在艺术上的第一位要求是简——简严、简劲、简峭、简拔，总之是要简而有力。序跋终究是附着于原作的，它为原作增添姿色，不应掩盖了原作的光彩。帽子再漂亮，也不能让它遮住了脸面；靴子再漂亮，也不能让它箍住了膝盖。当然，特殊的例外总是有的。王勃的滕王阁诗是一首七律，只有八句五十六个字，作为这首诗的序言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则有七百来字。序压倒了诗，也比诗更有名。

梁启超受托给蒋方震的书作序，兴致勃发而不可收，篇幅大过原作，干脆写成一本书，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原来托他的蒋方震写序。在一般情况下，序跋短于原作；好的序跋，同原作正文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对象，为读者的理解提供方便，激发更强烈更持久的阅读兴味。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的发展轮廓 以上我们一般地谈到序跋，如果专指小说序跋，要确切地指明它起于何时，就更要困难得多。因为，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有很长的发展历程。最早的小说，同其他的文学体裁、文章体式混在一起，没有稳定清楚的界限。小说起源于何时，最早的小说作品是哪一部、哪一篇，难有明确的答案。

国内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早期的小说是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保存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最多而又最早出现的书是《山海经》。《山海经》有若干篇序，现在看到的最早一篇是东晋郭璞的《注〈山海经〉叙》，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算作中国最早的小说序文。不过，这样说，郭璞是不会同意的，《山海经》众多的作者们也是不会同意的。无论是他们，还是那些把神话和传说整理、记录在《山海经》里的人，脑子里都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倘使他们知道后人把《山海经》归到小说一类，肯定会伤心、气愤的。《山海经》本是地理书，主要是战国到秦汉时代的人编写的。汉代

人曾以为它的作者是伯益，伯益协助大禹治水，跟随大禹到各个地方探察山川形势，记下各处地理、民俗，就成为《山海经》。书中描写的人和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着？对于这一点，古代人看法也不一样。《史记》记叙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奇异现象，司马迁议论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他表示了保留和怀疑。郭璞则认为司马迁是少见多怪，他为此很惋惜地慨叹：“不亦悲乎！”郭璞把《山海经》看作实地考察的记录，他认为，书中叙述的情形同读者的生活经验的巨大差别，只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体质、能力和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不是现实生活同艺术想象之间的差别。他在序言中举例提到，《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长臂之国，国中人“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据说，这些人两手下垂就会触到地面，所以空手便能抓鱼，用不着网捕绳钓。怎么样证明世界上真有这种人呢？郭璞在注释中说，曹丕作皇帝的时候，玄菟郡（在今天辽宁省东部到朝鲜的咸镜道一带）太守王颀打仗，到了靠海边的沃沮国（在今天朝鲜的咸兴），觉得大概已经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就是天的尽头。他便询问当地年长的人：“海的东面还有人吗？”那些老人回答，“人是没有遇见过，但是有一次从海里飘来一件粗布衣服，大约是中等个儿穿的，袖子却有三丈长。”郭璞断定，这就是

长臂国存在的物证！郭璞好像没有仔细琢磨，即使依照他注释里提供的情况，长臂人的手臂最多也只有五尺（按现在的市尺）左右，远远不到三丈。至于长袖衣服，可能是祭祀或者别的仪式上穿的，至今日本、朝鲜的民族服装，袖子还是比较长。更主要之点还在，长臂人空手捕鱼，表达的是远古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郭璞的序文还用很长的篇幅谈到西王母，引用了好多种古籍来论证西王母实有其人。《山海经》的“西山经”、“海内北经”、“大荒西经”等好多处讲到西王母，说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所谓“戴胜”就是戴着装饰品，他的职责是掌管灾祸瘟疫之事。西王母的形象似乎有点可怕。我们设想，西王母是原始部族信奉的神，原始人在祭祀活动中由巫者戴面具和装饰物扮演此神。汉代的《神异经》则说，有一只其大无比的鸟，张开左边的翅膀遮护东王公，张开右边的翅膀遮护西王母，两人每年在鸟的翅膀上面会一次面。这才确定西王母是个女性。在以后的记载中，西王母更加美貌、端庄、温柔。这本来反映出人们对神话形象的逐步加工、不断创造，郭璞却借此来考证实有其事。他嘲笑不相信他的说法的人说，对于在一片树林里面回旋的小鸟，不能同它谈论其翼如垂天之云的大鹏如何飞翔；对于在小水洼里生存的小鱼，不能同它谈论巨龙如何腾空；“非天